我的追憶專欄(27)對921事件的追憶和感恩

李家同

今年是921事件二十週年，我當時是暨南大學校長。地震使得暨南大學完全無法正常運作，我趁現在記憶還好的時候，將我所記得的事情寫下來，目的是表示我對於當時幫助我們的一些人的謝意。

921大地震發生的時候，我從夢中醒來，回想起來，還好我的宿舍臥室裡的一個櫃子沒有倒下來，如果倒下來，一定壓在我身上，櫃子上的玻璃一定使我嚴重受傷。可是我發現客廳裡的電視掉在地上，好多燈也都倒在地上。我開車離開宿舍，發現很多同仁全家站在院子裡，誰也不敢再進屋子裡。

我開車到學生宿舍，令我很感動的是，幾乎所有的系主任和院長、教務長、學務長等等，也去了學生宿舍。學生們倒還算鎮靜，他們當然還覺得蠻好玩的，可是有三位同學有輕微的受傷，需要包紮，我就開車送他們去埔里基督教醫院。我的目的也是要看看埔里的情況，我印象最深的是，埔里基督教醫院的廣場上全是病患，醫生和護士忙做一團，我只能將學生留下，自己又回學校。

我請警衛利用他們警察的特用通訊和外面聯絡，因為所有的電話系統全部垮掉了。警衛告訴我，他們的系統也沒有了。事後我知道埔里的警察局受損非常嚴重，很多警察也因此喪生。

天快亮了，我決定在警衛室成立我的辦公室。我第一個決定就是同學由系主任帶領，到各個指定地集合，晚上也在那個指定的地方睡覺，因為很多大樓的走廊還是可以讓學生們休息的。如果不如此做，家長來找孩子的時候，就完全沒有辦法了。

雖然電話系統不通，我們還是可以收聽收音機的廣播，我們知道政府有大官到埔里來，我請學務長高大威教授和他們見面，請求他們經由國防部的直升機，將食物送給我們。我們的操場絕對可以讓直升機降落，可惜的是，這件事情一直沒有發生。

總務處派人到埔里去尋找食物，運氣還不錯，他們找到了午飯和晚飯的一些食物。當時我們的福利社還可以提供一些麵包之類的東西，沒有一位同學搶購，他們如果購買吃的東西，也只買一份。

第二天，天還沒有亮就有家長開車來了，他們告訴我，14號公路已經通了。每一位家長都帶了好多食物和水來分送同學。我請每一位家長回去的時候，帶走其他的同學，越多越好。

埔里有幾家客運公司，總務處的同仁央求他們派幾輛公車來，這些公車也帶走了相當多的同學。當時，有很多男生是騎腳踏車回家的，離開的時候，他們也都會和我招手。

有一個大問題，暨大有很多僑生，他們沒有家長來接，可是就這麼巧，我們的同仁發現有國軍的幾輛卡車來救災，同仁立刻向他們解釋僑生的問題，我知道僑生到暨大以前曾經到北部的一所學校受訓，國軍的軍官立刻答應運送僑生到台中，因為他們不能上高速公路。我將所有的僑生送上卡車以後，再請一位教官陪同，由他帶僑生去台中火車站，然後搭火車到北部的那一所僑校。那一所僑校的校長知道一定會有暨大的僑生回來，所以他預先做了準備，讓他們可以有地方吃住。

當年的教務長是徐泓教授，他很快地到台大和他們商議。我們都知道台大是一個很大的學校，我們的學生人數很少，所以台大一定有能力讓暨大的學生在台大就讀。台大的陳維昭校長立刻答應了。

10月13日暨大在台大恢復上課，當然在此以前有很多的事要做，最重要的是要恢復學校的網站，當時我們的電算中心主任是韓永祥教授，他在台大立刻架起了我們的網站，因此可以發布消息給所有的學生。這個網站的建立是相當重要的。

我們當時很擔心的是，和銀行來往的一個章不見了，會計室最後告訴我章找到了。如果沒有這個章，那真是不知道該怎麼辦。

要恢復在台大上課，總務處也還是要運送一批能夠用的傢俱北上，這是相當艱鉅的工作，但是總務長譚醒朝教授將這個工作完成了。台大將一個舊圖書館的一層樓借給我們使用。

台大允許我們的電機系學生使用他們的電機實驗室，化學系學生使用他們的化學實驗室。除了台大以外，我們還有學生在政大和師大上課。

重要的是，要恢復暨大的校舍。當時的圖書館館長是吳偉特教授，他是土木系的教授，根據他的觀察，所有大樓的主體結構都沒有受損，但是所有的教室都不能使用了。我請總務處找到了所有當年設計大樓的建築師事務所，因為只有他們留有設計圖。我也決定請這些當年的建築師事務所勘查所有的災情，決定如何修復校舍。

修復的經費來自教育部，當年的楊朝祥部長很慷慨地給暨大一筆錢，紅十字會也給暨大相當大一筆錢，暨大本身也還有一些錢。修復的工程需要招標，我們的招標完全依照國家的法令，在11月30日完成招標。經費也還算合理，對我來講，是鬆了一口氣。

順便提一件事，建築師事務所要到學校去勘查，他們的食宿問題都要事先解決，這也是總務處的工作。很重要的一件事是要恢復部份的電力和自來水系統，否則建築師事務所無法工作。

至於我本人，卻飽受一些人的攻擊，主要的罪行乃是我將學生送到了台大，而沒有將學生留下和埔里的災民一起救災。對於這些指控，我要說明如下:

1. 地震以後整個學校斷水斷電，學生無處上廁所，也沒有飯可吃、沒有地方可以住，當然也無法上課。總不能叫學生一直住在走廊上餓肚子。
2. 我是大學校長，我沒有權利強迫學生留在這種情況的學校裡，這是任何台灣的大學校長所做不到的事。
3. 我是大學校長，我最重要的任務乃是不要使學生的教育受到影響。

因為立法院的立法委員顯然對我極為不滿，一次聽證以後，我打電話給我太太，告訴她我要辭職，我太太滿口同意，但是同仁都不同意。我認為校長不能連累學校，如果我繼續做下去，一定對暨大不利，但是楊部長勸我好好考慮，我當然也答應了。不過我在11月30日正式離職，徐泓教務長成為代校長。

雖然被立法委員趕下台，一般老百姓卻對我似乎沒有惡感，反而有好感。有一次在台北，我被一位賣襯衫的人抓到了，硬要送我兩件襯衫。我最後付了一件襯衫的錢。好幾家麵店的老闆會免費招待我吃麵。也有兩次計程車司機不要收我的錢，當然我仍然留下了錢。

隔年的2月22日暨南大學在埔里復校。對學生而言，他們的學業沒有受到什麼影響。我辭職的時候，很多朋友勸我不妨就回到清大來做教授，我堅持不肯，我既然已是暨大的一員，就會留在暨大。一直到民國97年才退休。

我在此要感謝當年的所有同仁，他們使得暨大的學生不因大地震而中斷學業。每一位同仁都盡了最大的努力，包含工友在內。我也必須要說，我們的同仁不僅認真，也都非常能幹，能夠和台大在幾天內就取得協議，不是簡單的事；能夠使網站恢復，不是簡單的事；能夠使學校的同仁可以在台大有桌椅，恢復上班，不是容易的事；能夠完成校舍復建的策劃，不是簡單的事；能夠完成合法的工程招標，不是簡單的事；能夠完成恢復重建工作，不是簡單的事。

我要在此感謝當年的教育部楊朝祥部長和台大陳維昭校長。

我也要感謝當年將我趕下台的立法委員們，他們使我從此恢復教授的身分，我因此學會了有關DNA的一些玩意兒，也居然寫出了外國出版社出版的通訊教科書和演算法教科書，也讓我懂得一些analog circuit的學問。如果我仍然是校長的話，絕對不會有這些結果。

回想起來，我唯一可以說的是，在任何災難發生的時候一定要鎮靜，同時也要在做決定的時候顧到現實的狀況，不能有浪漫而不切實際的想法。

有人寄給我一份過去的新聞，我放在下面

